

大國相

蜀汉丞相
诸葛亮

力夫 洪与 著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临沂）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临沂出版中心

大國相

蜀漢丞相諸葛亮

力夫 洪与 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國家一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相：蜀汉丞相诸葛亮 / 力夫, 洪与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09-07221-2

I. ①大… II. ①力… ②洪… III. ①诸葛亮(181~234)
— 传记 IV. ①K827=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3737 号

责任编辑：王 路

大国相

——蜀汉丞相诸葛亮

力夫 洪与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市场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规 格 16 开(170mm × 240mm)

印 张 26.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221-2

定 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10)57572860

刘禅

诸葛亮

李严

徐庶

黄月英

谯周

魏延

杨仪

……

主要人物

刘禅：蜀国后主。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蜀汉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蜀国托孤权臣，骠骑将军，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后改名李平。

徐庶：字元直，颍川人，先在刘备麾下效力，后仕魏，官至中郎将、御史中丞。

黄月英：诸葛亮之妻。

谯周：蜀汉著名学者，号称“蜀中孔子”，典学从事。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丞相参军长史，绥军将军。

杨洪：字季休，犍为豪族。蜀郡太守、忠节将军。

赵云：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

蒋琬：诸葛亮卒，升任尚书令，假节，领益州刺史，接替诸葛亮主持蜀汉朝政。

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军祭酒、辅军将军。

法正：字孝直，扶风郡郿人，尚书令、护军将军，翼侯。

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尚书令。

费 祎：中护军、丞相府司马。

王 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参军，讨寇将军，亭侯。

马 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彭乡亭侯、镇南大将军。

诸葛乔：诸葛亮养子，实为其哥哥诸葛瑾之庶子。

霍 弋：梓潼郡太守。

刘 永：刘备次子，鲁王。

秦 宓：字子敕，广汉绵竹人，大司农。

董 允：字休昭，董和之子，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统率宫中宿卫亲兵。

陈 震：字孝起，南阳人。尚书令，奉命使吴有功封城阳亭侯。

李 邈：先主领牧，为从事；223 年，犍为太守；226 年，丞相参军、安汉将军。

张 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关内侯，抚戎将军。

何 祗：字君肃，南中豪族，汶山太守。

狐 忠：李严的参军。

马 谡：字幼常，襄阳宜城人，相府参军。

廖 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官至长水校尉，后被削职为民，流放汶山。

廖 涣：廖立之子，汉中郡沔阳县县令。

刘 琰：字硕威，刘备的老部下，蜀汉重臣，车骑将军。

王 连：字文仪，南阳人，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封平阳亭侯。

辅 匡：巴郡太守。

吕 乂：汉中太守，兼领督农。

张 裔：字君嗣，蜀郡人，司金中郎将，辅汉将军，后升任丞相留府长史。

赖 宏：丞相西曹令史，领锦官。

马 勋：江州县长，丞相西曹令史，司金中郎将，后提升为别驾从事。

邓 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蜀汉著名外交家。

李 福：字孙德，涪县人，尚书仆射，平阳亭侯。

李 丰：李严之子，江州都督、丞相府中郎将参军。

张 翼：字伯恭，犍为武阳人。庾降都督、绥南中郎将。



裴俊：字奉先，河东郡闻喜人。广都县令，后官至光禄勋。

蒲元：相府西曹掾，造刀高手，人称“神刀匠”。

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谏议大夫。

诸葛瞻：字思远，诸葛亮之子，行都护卫将军。在绵竹战死，时年 37 岁。

诸葛尚：诸葛亮之孙，诸葛瞻长子。与父亲一起战死，时年 17 岁。

潘文怡：江州豪族，为李严幕僚宾客，后改名成藩，任李严督军。

李夏青：诸葛亮的小妾。

娄大牛：无当飞军百夫长。

郑二：农民老汉。



录

主要人物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4
第三章	74
第四章	103
第五章	136
第六章	171
第七章	202
第八章	237
第九章	267
第十章	299
第十一章	332
第十二章	362
第十三章	393
后 记	418



第一章

Diyizhang

—

凛冽的北风要挟着大雪，整整刮了两天两夜，建兴元年（223 年）二月底，成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噬了。

黄月英裹着棉被坐在床上，正一针一线专心地缝补夫君诸葛亮的披风。棉被上放了一方几案，几案上放置一盏桐油灯，油灯的光线很昏暗。她的头几乎贴到了桐油灯上，间或几根头发被烧得嗤嗤作响，她习惯性地摸了摸，继续着她的一针一线。

她缝完最后一针，熟练地打结，用牙齿把线咬断，再仔细地摸索缝补的路径，然后认真地折叠。

她起身放衣服，一阵寒流袭来，不由得连连冷战。

突然，一阵琴声传来，接着就是诸葛亮低沉的吟唱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讒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她吃了一惊，从夫君跟随刘备出山到现在，晃眼间已经 16 年了，从未听他吟唱过此曲。

琴音如诉如泣，似乎在诉说着那一幕悲怆的千古往事……

晏婴（对齐景公说）：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

齐景公：那怎么办？

晏婴：如此这般……

齐景公：宣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

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下跪，朗声说）：参见君上！

齐景公（微笑）：此有仙桃二枚，赠给三士，汝等计功食桃。

公孙接：我曾搏杀乳虎。

（公孙接取一桃）

田开疆：我曾两次力战打退敌人。

（田开疆取一桃）

古冶子（轻蔑地）：当年我跟随君上西渡黄河，拉战车的马被大鼋鱼衔入中流，我虽然不会游水，却潜行逆流数百步，顺流九里，杀死了大鼋鱼。当我左手举着马、右手提着鼋头跳出水面的时候，岸上的人们都误认为是河伯。我可以说不最有资格吃桃子，二位焉有不还回桃子之理？

公孙接（羞愧地）：我功劳最小，取仙桃即是贪！

（他说罢，大叫一声，拔剑自刎。）

田开疆（怒发冲冠，跪谢景公）：我的功劳居于第二，虽然可得仙桃，但是先于古冶子取桃，公孙接因我而杀身成仁，我不死不配勇士称号！

（田开疆拔剑自戕。）

古冶子（两目圆睁，看着二位勇士的尸体，长叹）：我不仁不义，岂能苟活于世？

（古冶子仰天长啸，拔剑自杀。）

（晏婴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笑。）



诸葛亮专注地拨弄着琴弦，偶尔和着琴音低声吟唱一句，琴音尽管很低沉，却仿佛穿透他的胸膛，穿透漫天飞雪，穿越巴蜀大地，飞向泰山脚下那个养育他的小镇，在琴声迷离间，他似乎又看见一柄长刀朝他砍来……

二

阳都城坐落在沂水和汶河交汇处，两条河交汇后在这里回旋成一个巨大的河湾，宽阔的河面在艳阳下泛着粼粼波光，隔河相望，沃野千里，茂密的庄稼已经孕育出丰腴的绿色，微风起处，绿浪翻滚。

渔舟缓缓地随水漂流，渔人悠然自得地吟唱着民谣，一群孩子脱得赤条条的在河边洗澡，小鱼小虾就在孩子们的腿脚边游来游去，嬉笑声此起彼伏，在这一汪山水里荡漾，间或传来母亲唤儿回家的悠长的声音……

突然，一队骑兵冲杀过来，刀枪剑戟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他们见人就砍，哭喊声、杀伐声一下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把人间天堂瞬间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被吓呆了的孩子们在士兵的叫喊声中惊醒过来，开始四散逃命。

14岁的诸葛亮刚刚逃到城墙边，两个官兵勒马直奔过来，手起刀落，将他身后一个同伴的头劈成两半，那孩子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就倒在诸葛亮的背上，把诸葛亮绊倒在地，脑浆、鲜血喷了他一身。他感觉浑身黏糊糊的，便歇斯底里地尖叫。紧接着，他透过鲜红的血光看见一把长柄大刀朝他劈来，他本能地紧紧闭上眼睛……

两声惨叫，接着就是砰然坠落在地上的衣甲因撞击而发出的刺耳的声响，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从同伴的尸体下拖出来。

他睁开眼睛，一个大汉正夹着他狂奔。他朝后一看，刚才那两个兵士已经倒地，想必就是这个大汉杀了他们救了自己。他用手一抹脸，看见又有几个骑兵狂叫着冲杀过来，而这个大汉跑到一个老妇人面前，一手扶着老妇人，一只胳膊夹着他，奔跑的速度一下慢了下来。他甩甩头，努力让自己清醒，叫喊：“放下我，我带路！”

大汉放下他，拔剑在手，变换手法，剑身朝后，迅疾地连刺两剑，剑刃猎猎作响，随即两声惨叫，两个骑兵又倒在地上。

“跟我来，快跑！”诸葛亮喊。

诸葛亮闪进城门，带着他们钻进小巷，左拐右弯几下就甩掉了追兵，在一



处庄园后门停下，大叫开门。

可是没人开门，那大汉一跃而起，翻墙而入，然后打开后门，诸葛亮和老妇人连忙跑了进去。

不大一会儿，外面喊杀声震天，阳都城火光四起，惨叫声不绝于耳，诸葛亮这才感到恐惧，龟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偌大个庄园渐渐挤满了相邻百姓，原来，哥哥诸葛瑾身着官服，持剑怒目站立在大门口，大呼乡邻到诸葛家避难。

那些官军倒也不去招惹诸葛瑾，一路烧杀抢掠而去。

阳都，尸横遍野，残垣断壁，一片狼藉。

等诸葛亮被家人带回屋洗漱完毕，换上衣服，才想起刚才救命的大汉。他把先前的情况告诉了哥哥，诸葛瑾带着他跑出去，四处寻找打探，却没有了大汉的踪影……

三

诸葛亮思绪流动间，琴音变得急促起来。他仰头微闭眼睛，轻声叹息，两行清泪倏然滑过面颊，热乎乎的，紧接着又像冰一样冷……

透过泪光，他似乎又朦朦胧胧看见一个全身披挂的人，被一大群将校簇拥着，骑着高头大马，践踏着乡邻的尸体，缓缓地走在已经被乡亲们的鲜血浸染的大路上，一边走，一边悲壮地吟诵：

铠甲生肌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诸葛亮内心寒战连连，自那次死里逃生之后，他时常做噩梦，梦见那个倒在他身上的同伴，梦见洒在他身上的血和脑浆。长大了，自己都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大概就是在隆中耕读不久吧，噩梦里常常出现那个踏着百姓尸体吟诗的人，他想看清楚那人的脸，于是朝前面狂奔，可始终追不上，留在脑海里的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他想起了祖训：“不为良吏，便为良医。”

光和四年（181年），诸葛亮出生在古琅邪阳都城（今临沂市沂南县），诸

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是兖州泰山郡的郡丞，郡丞是郡太守的助手，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地位不算低。其远祖诸葛丰是东汉元帝时的司隶校尉，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追捕奸邪和罪犯，这是一个相当于首都警备司令兼公安局长的重要职务。诸葛丰刚直不阿，当时京城有民谣：“间何阔逢诸葛。”就是说，坏人怎么突然躲得远远的呢？那是因为遇到了诸葛丰。为此，诸葛丰得罪了不少权贵，被免官归乡，死于家中，临终之时，传下遗训：“不为良吏，便为良医。”

其实，诸葛亮的童年是快乐的，官宦之家，生活富足。但是4岁那年，母亲章氏去世；12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从此，成为孤儿的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及姐姐、妹妹，被叔父诸葛玄收养。14岁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使他渐渐滋生出一种不安的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演化成一种情结，深深地植根于他内心深处。

在诸葛亮的记忆中，阳都城是个好地方，那里大河奔流，山川秀美，沃野千里，灵气十足，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人们温饱有余而知书达理，文人墨客无不争相而至。

就在阳都城突遭兵灾后，一场瘟疫席卷而来。哥哥诸葛瑾说：实际情况比想象得还要糟糕，“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皇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自然灾害、兵灾加上瘟疫，自春秋以来被儒学文化熏陶的阳都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衰败没落了。

那场瘟疫，来势汹汹，就在不经意之间，夺去了将近七成人的生命，只要染病，一般人家就只有等死。那段地狱般的日子，“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殁，或覆族而丧”。

乡邻发疯了，发狂了，开始抢掠，开始杀人，开始纵情享乐；于是山贼四起，给本来满目疮痍的阳都城再添新伤。然而，疯狂又怎样？杀戮又怎样？享乐又怎样？人还是照样死去，像野狗一般死去，甚至连埋都没人埋，曝尸荒野。

活着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惊悸战栗中，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们绝望了，在绝望中等待灾难的降临，等待死亡。

诸葛亮也染上了瘟疫，开始发烧、头痛，随后时而高烧，时而寒冷发抖，全身冒出斑疹。最严重的时候神志模糊，就像死人一般。叔父本来通医理，但还是请来当地最好的郎中。

老郎中看了一眼，连脉都不愿意把，连连摇头：“埋了吧，埋了吧。”

叔父无奈，跟哥哥诸葛瑾商议后，置办了棺材，找风水先生看了坟地，全家人在悲伤中等待他的死亡。

然而，诸葛亮在昏迷几天后奇迹般地醒过来，烧随之而退，吃了半碗面糊糊，第二天居然能下床行走了。

叔父诸葛玄啧啧称奇：“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从那以后，诸葛亮便想当个良医，挽救百姓，挽救家人。可叔父不准，要求他学习儒家典籍。于是，他只有在叔父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看些医书。

“生逢乱世，做个良医又能挽救苍生吗？”黄月英在隆中讲的这句话，犹在耳边作响。

是啊，良吏能拯救更多的人。那么，自己现在能担当起这个重任么？而皇上又能让他担当这个重任么？

四

黄月英听琴音突然变得杂乱无章，便走了出去，来到诸葛亮的书房。诸葛亮正低头胡乱拨动琴弦，随即双手重重地压在琴弦上，剧烈地喘息。过了一会儿，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端坐身子，凝神静气，弹奏《梁父吟》。

她实在不忍打搅，伫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

她明白此时此刻夫君的心绪，从皇上决定讨伐孙权以来，诸葛亮一直忧心忡忡。夷陵大败之后，国家军队精锐尽失，蜀汉政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连年征战，百姓课税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盘剥，民怨沸腾，流言四起，山贼增多，治安恶化，这一切都压在诸葛亮的身上。

但是，去年冬天，尚书令、太子家令刘巴去白帝城觐见刘备后不久，病逝于白帝，刘备并没有召见诸葛亮，而是马上召辅汉将军、犍为太守李严去了永安宫，破格提拔为尚书令（为尚书台首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掌管一切政令的首脑。东汉光武帝刘秀时为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了尚书台的地位，使其相当于宰相），从第五品直接提拔到第三品，明摆着就是要削弱诸葛亮丞相的权力。

而直到现在，皇上还没旨意召见诸葛亮。

刚结婚那几年，诸葛亮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分或高或低地吟唱此曲。

黄月英在少女时代就读过《梁父吟》，这是一首乐府古辞，属于《相和

歌·楚调曲》，她也了解“二桃杀三士”的这个典故，那时候在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首再普通不过的挽歌。而与诸葛亮结婚后，她纳闷了，为什么夫君在田间干活干累了，或者读书疲倦了，都爱吟唱这首不吉利的葬歌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妙呢？

晏婴，三朝元老，历事齐国灵公、庄公和景公，一代名相。而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呢，都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仅仅因为个性高傲狂妄，难以驾驭，晏婴就设计杀之，这是生活节俭、慎思修行、犯颜直谏、励精图治的“一代名相”的气度吗？

三个勇士的死是高贵的、美丽的，与三个勇士相比，这个晏婴也显得太卑鄙无耻了！

那么，夫君究竟是在感叹三勇士的命运呢？还是在推崇晏婴那种惊天动地的安国之谋略呢？如果真是后者，那这种谋略也太残忍、太可怕了。

有一次，她忍不住问诸葛亮，诸葛亮笑而不答。

到后来，她还发现夫君一个很古怪的行为，在深夜抑或在暴雨暴雪天，他偶尔会到山顶上长啸，那种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像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她悄悄地跟过去，发现他不停地长啸，直到声音嘶哑，叫喊声从浑厚有力变得杂乱无章，最后就只能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不知道是在叫喊还是在呜咽。最后，他蹲在地上，抱着膝盖，把头深深埋在两膝之间，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

她能理解丈夫的心绪，但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丈夫那种古怪而可怕的行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诸葛亮。但是她明白，必须让他摆脱这样的心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前些日子，姨夫刘表和舅舅蔡瑁觉得诸葛亮与那些满口典籍的读书人不太一样，颇有些真才实学，提出要诸葛亮到州府做事，给个治中从事或者从事祭酒的职位。但不管刘表、蔡瑁怎么说，爹爹黄承彦死活不同意，说女婿尚年轻，还须多学点知识。

她回到娘家跟父亲求情，想让诸葛亮去州府做治中从事或者从事祭酒。

黄承彦手抚雪白的胡须，大笑起来。

黄月英愕然地看着父亲。

“女儿呀，知儿莫如父，知夫莫如妇，难道你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知道？‘卧龙’之才，岂是你姨父能容纳得了的？”

黄月英摇摇头，叹息一声。

“诸葛亮论辩、文章都不及荆襄之地二流文士，如果在太平年代，他这种人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就算身逢乱世而不遇明主，抑或就是做了官，顶多就是一个上计掾（管理郡的财务、簿籍等）那样的小官，治中从事、从事祭酒不是他所能胜任的。”黄承彦微笑着说。

黄月英吃惊地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黄承彦呵呵一笑：“想必你也看出来了，你要是给他讲儒学典籍，他能知其意，但是你要他把上下句说出来，他八成是讲不出来的。然而他有一个连为父都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看问题总能与当前形势相结合，而且分析得很透彻很精准，很具有战略眼光，与那些言必称经典的曰夫子相比，这样的人在乱世就是治国安民的普世之才！”

黄月英似乎明白了什么，但还是无限担忧地说：“父亲，你不知道，他那样子，真的很可怕，我怕他有朝一日会疯掉……”

“每个有济世之才的人，都有一段很失落的心路历程。空有一身才华，却找不到施展的地方，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啊！”黄承彦连连叹息，“为父也曾有过这么一段心灵的磨难……后来，我看开了，看透了，加之你姨父胸无大志，企图偏安一方，以至于你姨父几次来请我出仕，我都拒绝了。”

“那怎么办呢？”黄月英喃喃自语。

“女儿，你也不要担心，我给他起号‘卧龙’，想必他也明白其中的深意，成仙成魔，全在他自己。”

“那，现在只有等待么？”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不过，时机已经来了，刘使君屯驻新野，你们也有所耳闻吧？”

“他？”黄月英吃惊不小。

黄承彦微微一笑：“想必诸葛亮跟你是一样的看法，天下能与刘使君相比的，没有几个。你还得从旁好生开导开导。我呢，不日就去会面水镜先生，做些铺垫，至于结果嘛，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成仙成魔，全在他自己。”

黄月英回家之后，怎么也想不通父亲为何看重只有区区几千人马、半生寄人篱下的刘备。

有一天，诸葛亮突然对她说想回老家，做一个良医，挽救苍生。

黄月英斩钉截铁地说：“生逢乱世，做个良医又能挽救苍生吗？”

诸葛亮惊愕地看着她，就像不认识她一般，也像在瞪着眼睛打量着一个怪物。

“我知道，你不会在姨父那里出仕，也不会找你哥哥，更不会投奔曹操……”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投奔曹操？”诸葛亮愈加吃惊。

“你的梦话告诉我的。”

“那你怎知我不会去找哥哥？”

黄月英笑笑：“一个治国、安民、普世的良相之才，何堪去做个上……做个郡守？”

她本来想说“上计掾”，转念一想，怕伤到他的心，便改说“郡守”。

诸葛亮哈哈大笑：“知我者，月英也！”

黄月英笑吟吟地左顾右盼，随手捡起一根竹杖，在地上画了几笔，然后把竹杖递给他。

诸葛亮微略一端详，便接着画了下去，不一会儿一幅时局图跃然而现。

“你怎么看？”诸葛亮问。

“我不敢妄语，想必夫君早已胸有成竹。”

诸葛亮用竹杖在荆州、益州重重地点了几下。

黄月英蹲下来仔细瞧着地图，良久才站起来徐徐说：“三分天下，后图之。”

诸葛亮喜形于色，用一种无限赞赏的目光看着她，但随即高高举起手中竹杖，悲怆地说：“胸有成竹又怎么样？”

“新野刘使君如何？”黄月英突然问。

“啊？”诸葛亮低头沉思，来回踱步。

黄月英觉得还是让他独自沉思为好，便回屋做饭去了。

五

琴声戛然而止，把黄月英从往事中拉回来。

“都几更天了，怎么还没有睡？”诸葛亮揉揉太阳穴，带着爱怜和责备的口气说。

黄月英微微一笑：“我何时先你而眠呢？”

“啊……我倒真忘了，唉，这些年可苦了你了……”

诸葛亮站起来，双脚有些发木，一个趔趄，差点跌倒，黄月英连忙上前扶住他说：“这天寒地冻的，明天我还是去买点木炭，生一盆火，给你暖暖

脚吧。”

“不用，你找些旧衣服，我裹在脚上就行了。”

“唉……你这又是何苦呢？又不是……”黄月英深深叹息。

“多事之秋啊……”诸葛亮也深深叹息。

“我算明白了，老祖宗说得好啊，‘不为良吏，便为良医。’想当初，真该听你的，回阳都城做一个良医，至少你不会这么挨冻……”

诸葛亮笑笑，学着她当年的语气：“生逢乱世，做个良医又能挽救苍生吗？”

“可是……”黄月英突然打住不说了。

诸葛亮明白她要说什么，也默然不语，过了好一阵子才说：“睡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这时候，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紧接着守门的兵士突然跑进内院，在房门外报告：“禀相爷，皇帝信使驾到。”

诸葛亮又喜又惊，喜的是皇上终于要召见他了，惊的是难道皇上病情加重了？

他来不及多想，连忙出门迎接信使。

信使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一跟头栽倒在雪地里，守门军士连忙扶他起来。

诸葛亮大惊，奔跑过去，关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

一个军士说：“相爷，八成是脚冻僵了。”

信使被两军士扶住，从后背取出一个竹筒，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他：“请相爷接旨。”

诸葛亮接过来，吩咐军士：“马上扶他到厢房，生火取暖，弄些饭食。”

军士应了一声，扶着信使而去。

诸葛亮回到书房，从密封的竹筒里取出圣旨，上面写道：“诏丞相诸葛亮速赴永安。”

“备马备马！”诸葛亮高声命令。

黄月英把那件刚补好的披风给他披上，默然退到一旁。

六

尚书令李严用过晚膳，去皇上的寝宫走了一遭，向侍寝的太监和宫女详细